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被侮辱與損害的

(六)

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
李靈野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的害損與辱侮被

(六)

著基斯夫妥思陀

譯野露李

被侮辱與損害的

第九章

伯爵夫人生活很講究。屋子布置得舒服而且有意義，雖然一點也不奢華。不過一切東西都有一種暫居底特性，不是具有貴族階級所有的風格，具有他們以爲必需的一切異想的，那種富有家庭底永久固定住處。有一種謠言，說伯爵夫人夏天要到西姆博司克 (Simbirsk) 省裏她底破落而且典當了的產業那裏去，親王要和她一陣。我已經聽到過這謠言，而且不安地驚異着加特亞和伯爵夫人一同走了的時候，亞歷沃沙要怎樣行事呢？我還沒有向納特沙說這話。我怕說。但是從我所見到的幾種表徵看來，我料想她也知道這謠言了。不過她沉默着，而且暗中吃苦。

伯爵夫人給我很好的接待，誠心地向我伸出她底手來，而且反覆說好久她就願認識我了。她自己從一個漂亮的銀暖炊作茶，繞着暖炊我們都坐下了，親王，我和另外一個紳士，稍老而且極端

貴族氣，胸前帶着一個寶星章，態度上有點古板而且外交家象。這位客人似乎是很受敬重的。伯爵夫人在她從國外回來之後，那冬季還沒有時間在彼得堡認識許多人，而且沒有如她所希望，所要作的建起她底地位。除了這位紳士之外沒有人，而且那一晚上也全沒有其他的人來。我尋求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；她和亞歷沃沙在隔壁屋裏，但是聽到我們到了，她立刻就進來了。親王謙恭地吻她底手，女伯爵向我走來。親王即刻爲我們介紹。我帶着不耐煩的注意看着她。她是一個矮的，溫存的小漂亮人，穿着一件白色的罩衣，有溫和沉靜的臉底表情，和純藍的眼睛，如亞歷沃沙所說；她有青春底美，只此罷了。我是指望遇見一個完全美人的，但是這並不是美人底情形。端正的輪廓，輕柔的臉底橢圓，頗爲端正的容貌，濃厚而且確乎美麗的頭髮，梳理頭髮的那簡單而且家常的樣式，那溫存的，注意的表情——假如我在別處遇見她，這一切我會不對牠特別注意就過去了。但這只是一上來的印象，而且在那一晚間我對她能夠有了更充分的觀察了。她和我握手的那方式，帶着一種純真地誇張的專心站着看着我，不說一句話，其奇異就感動我了，而且我禁不住對她微笑。我即刻覺得，顯然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心地最純潔的人。伯爵夫人專心地看着她。握手之後，加特亞

就稍爲匆匆地從我走開了，而且和亞歷沃沙在屋子那一頭坐下。在他問候我的時候，亞歷沃沙低聲說：『我在這裏只呆一會。我就要到那裏去。』

「外交家」——我不知道他底名字，叫他外交家只是爲叫他個什麼就是了——沉靜而且莊嚴地談着話，發揮着什麼思想。伯爵夫人注意地聽着他。親王給他一種鼓舞而且諂媚的微笑。說話時常對着他說話，顯然是看重他是一個值得他注意的聽話人。他們給了我點茶，而且就不過問我了，對這我是很感謝的。同時我注視着伯爵夫人。第一眼她吸引我，不論我自己怎樣。或者她不復年青了，但在我看來似乎她過不了二十八歲。她底臉面還是年青的，而且在她底青春初期她一定是很美麗的。她底黑褐色的頭髮還頗爲濃厚；她底表情是極端仁慈的，但卻輕浮，而且惡作劇地侮慢。但是目前顯然她是在約束着自己的。在她底眼睛裏有一種很聰明的神氣，但是甚至更含好脾氣和歡快。在我看來，似乎她底卓越的特點是或一種的輕挑，一種對於享樂的熱望，和一種好性情的自我主義；或者很多的自我主義。她絕對受親王指導，他對於她有種異常的勢力。我知道他們是私通的；我也聽說他們在國外的時候，他簡直就只是一個嫉妬的愛人；但是我不斷地以爲，而且

現在還這樣想：離開他們以前的關係，還有什麼頗爲神祕的結，把他們縛在一起，似乎是依靠自動機的相互的束縛力……實在，確乎有這類的東西。我也知道，親王現在厭倦她了，然而他們底關係還沒有斷絕。或者特別能使他們在一塊的，是他們對於加特亞的計策，這一定是由親王發動的。勸服她幫助他成就亞歷沃沙和她繼女底婚姻，親王就有好理由不和伯爵夫人結婚了，對結婚她實在曾經強求過他的。至少，我從亞歷沃沙隨意說出的一些事實推論，是這樣的；就是他，也不免看出了一點了。我也不斷想——一部分因爲亞歷沃沙底談話——雖然伯爵夫人完全在他管束之下，他爲了或種原因是怕她的。就是亞歷沃沙也看出這個了。以後我得知親王很急於要使伯爵夫人嫁另外一個人，而且一部分是帶着這種目的他送她到西姆博司克去，希望在那省裏替她擇一個合適的丈夫。

我靜坐着而且傾聽，不知道怎樣能够趕快和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面對面談談話。外交家在回答着伯爵夫人底問題，關於現在的政治情況，關於正創始的改革，以及是不是要怕這些。他說得又多又長，沉沉靜靜地，像是一個有權威的人一樣。他微妙而且伶俐地發揮他底思想，但是思想

卻是討厭的。他老是堅持說，整個的革新和改良底精神，只足以很快地產生或些種結果，見到這些結果，「他們就會明白過來了，」而且說，不僅在社會上（這自然是說在社會底或一部上）這種革新精神要過去，他們卻也要從經驗上知道他們底錯誤，於是用加倍的精力回到舊傳統上去了。又說，這種經驗雖然痛苦，卻是有大用處的，因為這會教訓他們保持那種有益的傳統，使保持傳統有新的理由，因此希望造次底極端的限度儘快來到。「沒有我們，他們是過不下去的，」他結論道，「沒有我們，沒有社會能站得住腳。我們喪失不了什麼。反之，我們總是得勝。我們要來到場而上來的，而且我們這時的格言應當是：「越糟就越好（Pire ga va, mieux ca est）」』華爾科夫司基帶着使人難堪的同情向他微笑。說話者對於他自己完全滿意。我是這樣傻，至於要抗議；我底心滾沸着。但是約束住我的，是親王底惡意的表情；他向我那方面偷看了一眼，在我看來，似乎他正是指望從我有什麼奇怪的，年青的爆發。或者他甚至需要這個的，因為要使我自己連累自己供他享樂。同時我覺得準信外交家不會留意我底抗議，或者也不留意我。和他們坐一塊在我是難堪的；但是亞歷沃沙救了我了。

他靜靜地走到我跟前，在肩頭上觸觸我，並且請我和他說幾句話。我猜他是從加特亞帶着使命來的。正是這樣。一分鐘後我在加特亞身旁坐着了。一上來她老是注意地看着我，彷彿向她自己說：『你是這樣的呵，』而且一上來我們都找不出話來開始我們底談話。不過我覺得拿得準，她一開始的時候，她會到第二天早晨不停歇。亞歷沃沙所說的「五六點鐘的談話」又來到我心裏了。亞歷沃沙坐在我們跟前，不耐地等着我們開始。

『爲什麼你們什麼話也不說？』他開始，帶着微笑看着我們。『他們到一塊，而且默默地坐着。』
『唉，亞歷沃沙，你怎能……我們這就開始。』加特亞回答。『我們有這許多要在一塊談的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，我不知道從那裏說起了。我們彼此相識遲了；我們老早就應當相見了，雖然我知道你已經是好久，好久了。我很急於要見你！我甚至想給你寫一封信……』

『關於什麼呢？』我問，勉強地微笑着。

『許許多多事情，』她熱誠地回答。『噫，就是僅僅要知道亞歷沃沙所說的是否真實也罷，他說納特里亞尼古來夫拉對於在這樣時候把她孤單拋下，是不傷心的。有什麼人能像他這樣行

事嗎？爲什麼現在你在這裏，請告訴我。」

「噫，好天爺，我就要走呀！我剛纔說了我在這裏只呆一會，只是看看你們兩個，並且看你們彼此怎樣談話，我就到納特沙那裏去了。」

「我們都在這裏，我們在這裏坐着，你看見嗎？他總是像這樣，」她加上說，稍微紅了臉，而且手頭指着他。「一會，」他時常說，「只一會；看看罷，他要呆到半夜，於是到那裏去就太遲了。」她不會生氣，他說，「她是仁慈的。」他是這樣看法的。這對嗎？這是高尚的嗎？」

「好罷，你要高興我就去罷，」亞歷沃沙愛傷地回答，「不過我是很想和你兩個在一塊的……」

「你和我們在一塊作什麼呢？反之，我們是必須單獨地談許多事情的。聽着，莫要悲傷。這是必需的——完全容納了罷。」

「假如我即刻離開是必需的，那有什麼悲傷的呢？我只是要到列文加那裏去看一下，即刻就到她那裏去。」我說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，他加上說，拿起帽子要走，「你可知道，我父親要不受他和

伊須曼耶夫打官司贏來的錢了？」

「我知道他告訴我了。」

「作這件事情他是何等慷慨。加特亞不相信他是作事慷慨的。向她談談這件事。再見，加特亞。對於我愛納特沙請不要疑惑。爲什麼你們都時常像這樣拘束我，罵我，而且照管我呢——彷彿你們必須監察我一樣。她知道我怎樣愛她，而且放心我，我準信她是放心我的。離開一切事，離開一切束縛力，我愛她。我不知道我怎樣愛她，我只是愛她罷了。所以用不着問我，彷彿我有錯似的。你可以問問伊凡彼得羅維奇，現在他在這裏，他要確定我所說的話的：納特沙是嫉妬的，雖然她是那樣愛我，然而在她底愛裏有許多自私，因爲她是決不會爲我犧牲什麼的。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？」我驚愕地問，難乎能相信我底耳朵。

「你在說什麼話呀，亞歷沃沙？」加特亞幾乎銳叫起來，扣着她底手。

「唔，這有什麼這樣可吃驚的？伊凡彼得羅維奇知道。她總是堅持着我應當和她在一塊。準確說來，不是她堅持，但是人可以看出她需要什麼。」

「你不羞嗎？你不羞嗎？」加特亞說，氣得臉通紅。

「有什麼可羞的呢？你是什麼樣的人呵，加特亞，實在的！我比她所想的更愛她些，而且假如她真正愛我如我愛她一樣，她準會爲我犧牲她底快樂。實在，她自己讓我走的，但是我從她臉上看得出，她討厭這樣作，所以結果是就同她不讓我是一樣的。」

「哦，這裏面有文章，」加特亞叫，又用她底閃光的，生氣的眼睛轉向我。「痛自懺悔了罷，亞歷沃沙，即刻痛自懺悔了罷，這是你父親把這一切放在你腦袋裏的。他今天和你談話了，他沒有嗎？請不要想法騙我：我即刻就會看出來是這樣，還不是這樣？」

「是的，他說話了，」亞歷沃沙迷惑地回答，「怎麼樣呢？今天他用那樣仁慈而且友愛的方式談話，而且不斷向我稱讚她。實在我十分吃驚，在她那樣侮辱他之後，他還能那樣稱讚她。」

「你，你就相信了嗎？」我說。「你，她爲了你把她所能拋棄的全拋棄了的人！就是現在，就是今天，她所有的焦慮也都還是爲你，焦慮你莫要會厭煩了，焦慮你莫要會沒有見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的可能了。這是今天她自己向我說的。而你即刻就相信這些虛偽的暗示了。你不羞嗎？」

「忘恩背義的孩子！不過正是這樣了。他是什麼都不害羞的，」加特亞說，手一擺讓他走，彷彿他完全沒有希望了。

「不過實在，你們是怎樣說話的！」亞歷沃沙用悲傷的聲音繼續說。「你總是那樣，加特亞！你總是猜疑我有什麼壞事……我不計較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！你以為我不愛納特沙。我說她是一個自私者的時候，並不是那意思。我不過是說她太愛我了，至於失了準度，而且我爲這吃苦，她也爲這吃苦。而且我父親決沒有影響到我，雖然他想法要我不讓他。他沒有說過她是任何壞意義上的自私主義者；我明白他。他所說的正是我剛纔所說的：她愛我愛得這樣過火，這樣深濃，就等於簡單的自私主義了，這使我吃苦，也使她吃苦，而且以後我甚至要更爲吃苦的。他說了實話，而且是爲愛我而說的，這一點也不就是他有什麼侮辱納特沙的意思；反之，他見到她底愛底力量，她底無限的，幾乎不可信的愛了……」

但是加特亞打斷他，而且不讓他說完。她開始熱烈地痛責他，力辯親王所以稱讚納特沙，只是要用仁慈底表面騙他罷了，都是爲的要毀壞他們底愛戀，懷着不知不覺而且不顯眼地使亞歷沃

沙反背她的心思。熱誠且而伶俐地她辯論着納特沙愛他，沒有什麼愛能夠原諒他對待她的方法，而且他自己——亞歷沃沙——纔是真正的自私自義者。漸漸地加特亞使他叫苦，而且發出完全的悔恨。他坐在我們旁邊，完全被壓倒了，臉上帶着痛苦神氣凝視着地板，也不再要答話了。但是加特亞是不留情面的。我懷着至大的興趣老是看着她。我熱望的要認識這個奇怪的女子。她完全是一個孩子，但卻是一個奇怪的孩子，一個有信念的孩子，具有穩定的原則，而且對於善良與正義，具有熱情的，天賦的愛。假如人真地可以叫她一個孩子，那她是屬於思想的孩子這類的，在我們俄國家庭中，這類孩子是為數頗多的。顯然她思索過許多事。要窺探窺探那小小的沉思的頭腦，而且看看其中的完全孩子氣的意像和幻想，與那從生活經驗得來的（因為加特亞確乎生活過）正經的思想和觀念相混合，同時與那她並無真正知識或經驗的思想，她從書本上弄來的抽象理論（雖然她許誤以為這些是從她自己經驗得來的概論）相混合，會是有趣味的罷。這樣抽象的思想一定是很多的。在那晚間和以後，我相信我把她研究得頗為透澈了；她底心是懇切而且有收容性的。在有些情形上，似乎她輕視自我約束，把純真放在一切東西之前，而且把生活上的每種束縛都看

作習慣的成見。她似乎爲那種信念自傲，這在天性懇切的人時常實在是這樣情形，就是在那些並不很年青的人也罷。但是給她一種特殊的魔力的，卻正是這個。她很愛思索，而且探求事情底真理，但是離書袋子氣卻是這樣遠，是這樣充滿年青的氣象：一上來人就愛她底這些新穎的東西，而且接受牠們。我想到列文加和保林加，而且在我看來，似乎那都是在事物底自然程序中的。而且說來奇怪，她底臉子，一上來我在裏面並沒有看出什麼特別美麗的東西，卻似乎在那晚上一分鐘一分鐘地越來越漂亮而且越吸引了。她裏面的孩子與思想婦女底這種天真的聯合，這種對於真理與正義的孩子氣而且絕對純真的渴望，以及對於她底衝動的絕對的信仰——這一切用一種美妙的真誠熱，照耀着她底臉面，而且給牠一種崇高的，精神的美，於是人開始明白：那種在普通不同情的眼睛看來不突然就顯明的美，要估量牠底充分的意義，不是那末容易的。而且我實感到，亞歷沃沙勢必要熱情地戀愛着她的。假如他自己不能夠思想和推理，那些能夠爲他思想，甚至爲他希望的人，是尤其能吸引他了，而且加特亞已經把他放在她底羽翼下面了。他底心是寬洪的，對於一切美好而且高貴的東西，不斷地不掙扎就降服了。而且加特亞已經帶着一個孩子所有的真誠和

同情，在他面前坦然說了許多事情了。他絕對沒有他自己底意志。她有很多堅強，固執，而且熱烈集中的意志；而亞歷沃沙是只能依戀那能管轄他，甚至命令他的人的。一部分是因為這種關係，納特沙在他們關係開始時能夠吸引住他，但是加特亞在這種事實上比納特沙有一種大的優勢，就是她自己還是一個孩子，而且似乎可以保持一個長時期還是這樣。這種孩子氣，她底聰明的智力，同時或一種的評判底缺乏，這一切都使她和亞歷沃沙更相近。他覺到這個了，所以加特亞越來越吸引他了。我準信，他們單獨在一塊談話，在加特亞底熱誠的「宣傳」討論中的時候，他們有時候陷入孩子氣的瑣事。雖然加特亞或者時常教訓亞歷沃沙，而且已經使他聽命於她了，然而他顯然和她在一塊，比和納特沙在一塊更自在。他們是更為平等的，這就頗有關係了。

「停住罷，加特亞，停住罷。够了；你總是佔優勝，我總是錯。這是因為你底心比我底更純潔。」亞歷沃沙說，站起來，分別時將手遞給她。「我直接到她那里去，不去看列文加了……」

「在列文加那裏沒有事情你作。不過你聽話而且就走，是很可愛的。」

「你比什麼人都可愛千倍，」亞歷沃沙憂傷地回答。「伊凡彼得羅維奇，我要和你說一兩句

話。』

我們走開了兩步。

『今天我舉止可羞，』他向我低聲說。『我行為卑污，我對世上一切人犯了罪，對這兩個人比對一切人都更甚。今天午飯後，父親把我介紹給亞歷山得林（Alexandrine）小姐（一個法國女子）——一個迷魂的人。我……恍惚迷離了，而且……但是談論有什麼用處……：我是不配和她們在一塊的……：再見，伊凡彼得羅維奇。』

『他是一個仁慈的，心地高貴的孩子，』加特亞匆忙地開始，當我又在她旁邊坐下的時候，『不過以後我們要好好談他的；第一我們必須有一種諒解；你對於親王的意見怎樣？』

『他是一個很討厭的人。』

『我也這樣想。所以我們對這是同意的了，而且我們能夠決定得好些了。現在，說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罷……：你可知道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，彷彿我還是在暗中的，而且指望你給我帶光亮來。你必得使一切都對我清清楚楚，因為關於許多要點，我只能從亞歷沃沙所告訴我的，用猜度去加以

評判。沒有其他的人我可以從他聽到什麼事。第一告訴我（這是主要點，）你是怎樣想法：納特沙和亞歷沃沙在一塊會幸福呢，還是不會呢？這是我在一切事情之先所必須要知道的，這樣我就可以一決永決我底心，我必須怎樣行事了。」

「這件事人怎能說得準呢？」

「不，自然不是說得準，」她插嘴說，「不過你怎樣想法呢，因為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？」

「我想他們不能幸福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他們不相當。」

「這正是我所想的！」

她扣住她底手，彷彿深爲悲痛一樣。

「更詳盡些告訴我。聽着，我很急於要見納特沙，因爲有許多事我必須和她談，而且在我看來，似乎她和我能够一同辦妥一切事。現在我不斷向我自己描摹她。她一定很聰明，鄭重，誠實，而且美

麗。她不是這樣嗎？」

『是這樣。』

『我拿得準。那末，假如她是像那樣的，她怎麼能愛亞歷沃沙那樣的小孩呢？解釋解釋。我時常對這奇怪。』

『那是不能解釋的，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。想像人們怎樣能够戀愛，而且是什麼驅使他們，那是困難的。是的，他是一個孩子。但是你知道，人是怎樣可以愛一個孩子的。』（看着她，而且看着她底眼睛帶着深微的，熱誠的，不耐的注意專心地釘在我身上，我底心軟了。）『而且納特沙自己越不像一個孩子，她越鄭重，她就越容易和他戀愛。他是忠實的，真誠的，可怕地天真，而且有時可愛地天真！或者她戀愛他——我怎樣說法呢？——彷彿是由一種憐憫罷。寬洪的心是可以因為憐憫而戀愛的。不過我覺得我是不能給與什麼解釋的，但是我卻要問你：你可愛他呢？』

我大膽問她這個問題，而且覺得我不會因了這個問題底唐突，擾亂她底坦白靈魂底無限孩子氣的純潔。

「我實在還不知道哩，」她靜靜回答我，泰然看着我底臉，「不過我想我是很愛他的……」
「噫，你看，你可能解釋你爲什麼愛他呢？」

「他裏面沒有虛偽，」她想了一會之後回答，「當他看着我底眼睛而且說什麼的時候，你對這是歡喜的。告訴我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，我在這裏向你談這事，我是一個女孩，你是一個男子，我這樣作是對了呢，還是錯了呢？」

「噫，這有什麼呢？」

「沒有什麼。自然是沒有什麼的。但是他們，」她向繞着茶炊坐着的一羣人看一看，「他們一定說這是不對的。他們是對還是不對呢？」

「不對。噫，你心裏不覺得你作錯了，所以……」

「我時常這樣作的，」她插嘴說，顯然忙着盡她所能地和我能談多少就談多少。「我爲什麼事情迷惑的時候，我時常查問我自己的心，心安時我就安了。我是應當常常這樣行事的。我向你說話就如同我向自己說話一樣坦白，因爲例如舉一件事情罷，你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，而且我知道

你底過去，和納特沙，在亞歷沃沙時期之前，我聽到這事的時候，我哭了。」

「噫，誰告訴你的？」

「自然是亞歷沃沙，他告訴我的時候，他自己眼裏也有眼淚。這在他是很好的，我爲這歡喜他。我想他歡喜你比你歡喜他些，伊凡彼得羅維奇。是在這樣事情上我歡喜他的。我所以和你坦然的另一種原因，是因爲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，而且在許多事情上你可以勸告我，教訓我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我聰明得足以教訓你呢？」

「哦，你用不着問！」

她思索起來了。

「實在我並不是有意要談那個的。我們來談最有關係的事情罷。告訴我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；現在我覺得我是納特沙底敵手，我知道我是，我要怎樣行事呢？所以我問你：他們會幸福不。我日夜思索這件事。納特沙底地位是可怕的，可怕的他完全停止愛她了，你知道，而且他越來越愛我了。是這樣的，不是嗎？」

「似乎是這樣的。」

「然而他並不是在欺騙她。他並不知他不再愛她了，但是無疑地她知道。她一定是何等淒傷呵！」

「你要作什麼呢，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？」

「我有許多計畫。」她鄭重地回答，「同時我又完全迷糊了。這是我所以要這樣急於見你，使你向我把一切弄清楚的緣故。你對一切知道得比我強多了。你可知道，你現在對於我是一種神聽着，這是我一上來所想的：假如他們相愛，他們必須幸福，所以我應當犧牲我自己，而且幫助他們——我不應當嗎？」

「我知道你曾經犧牲你自己了。」

「是的，我犧牲了。但是以後他開始到我這裏來，而且越來越關心我的時候，我開始遲疑起來了，而且我仍然遲疑着我是否應當犧牲我自己。這是很不對的，不是嗎？」

「這是自然的，」我回答，「勢必這樣，而且這不是你底過錯。」

『我想這是我底過錯。你說那話，因為你很仁慈。我想這是因為我底心不十分純潔的緣故。假如我有一顆純潔的心，我應當知道怎樣作。不過我們把這放下罷。以後我又聽說些他們彼此的態度，從親王，從媽媽，從亞歷沃沙自己，於是我猜想他們是不相當的，現在你證實了。我比以前更遲疑了，現在我拿不定怎樣作。假如他們將來要不幸，你知道，他們不如分開為好。所以我決心更詳細問你這事，並且自己到納特沙那裏去，和她辦理一切。』

『不過怎樣辦理呢？這是問題。』

『我要向她說，「你愛他甚過一切，不是嗎，所以你必须較之留心你自己底，更為留心他底幸福，因此你必须和他分離。」』

『不錯，但是她怎樣接受呢？而且即使她和你同意了，她能够堅強得足以照這作嗎？』

『這就是我日夜所想的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』

於是她突然哭起來了。

『你不知道我是怎樣為納特沙傷心，』她低聲說，她底嘴唇帶着眼淚顫動。

沒有再要說的事了。我沉默着，我也覺得要哭，當我看着她的時候，不爲什麼特別原因，只是因爲一種類似憐惜的朦朧的感情。她是一個何等可愛的孩子！我不復覺得必須問她，爲什麼她以爲她能使亞歷沃沙幸福了。

『你喜歡音樂嗎？』她問，稍爲沉靜了一些，雖然她仍然被她新流的眼淚所制服。
『喜歡，』我回答，有點出驚。

『有工夫我要給你彈悲多汶 (Beethoven) 底第三樂曲。這是我現時正彈着的。所有這些感情都是在裏面……正如我現在所感覺的一樣。在我看似乎如此。但是這必須要另外一個時候了，現在我們必須談話。』

我們開始討論她怎樣可以會見納特沙，而且一切都怎樣布置。她告訴我，他們監管着她，雖然她繼母仁慈而且歡喜她，她決不會允許她和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交朋友，所以她決定靠撒謊了。她有時早晨坐車出去，但幾乎總是和伯爵夫人一陣的。有時候伯爵夫人不和她一陣，卻讓她和一個法國婦人——她現在正害病——一同出去。伯爵夫人有時候有頭疼病，所以她必得等到她發

病的時候。同時她會勸服她底法國婦女（她是一種作伴的老婦人，）因為她是脾氣很好的。終局是：預先定好她那一天能够去拜望納特沙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『你不會後悔和納特沙相識的，』我說。『她也很急於要認識你，而且她是必須的，就只爲認識認識她要爲誰放棄亞歷沃沙也罷。莫要爲這一切太焦心。不用你煩心，時間會決定一切的。你們要到鄉間去了，不是嗎？』

『很快了。或者下個月裏，』她回答。『而且我知道親王是極力主張的。』

『你以爲怎樣——亞歷沃沙要和你們一同去嗎？』

『對這我想過了，』她說，專心地看着我。『他要去的，他不嗎？』

『是的，他要去的。』

『好天爺，我不知道一切要怎樣終結。我告訴你罷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，我要時常地，詳細地寫信給你。現在我也要麻煩你了。你常來看我們嗎？』

『我不知道，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。這要看環境了。或者我完全不來了。』

『爲什麼不呢』

『這要靠幾種緣由，而且主要的是我和親王保持什麼關係。』

『他是一個不誠實的人，』加特亞決定地說。『我向你明說罷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，我要去看你怎樣呢？這是一件好事呢，還不是呢？』

『你自己以爲怎樣呢？』

『我以爲這會是一件好事。這樣我可以帶給你消息，』她帶着微笑加上說。『我說這，因爲我很歡喜你，也敬重你。而且我可以從你學許多。我歡喜你……我說這並不是羞醜的，是嗎？』

『爲什麼是的呢？你對於我，已經像我家裏的一個人一般親密了。』

『那末你要作我底朋友了？』

『哦是的，是的！』我回答。

『他們一定要說這是不名譽的，而且說一個青年女子不應當這樣行事，』她說，又指在茶桌那裏談話的一羣人。

我可以在這裏提一下，親王似乎故意讓我們孤離着，使我們可以談到心滿意足。

「我很知道，」她加上說，「親王要我底錢。他們以爲我完全是一個嬰孩，而且實在他們公然這樣告訴我。但是我不這樣想。現在我不是一個孩子了。他們是奇怪的人。他們自己像孩子一樣。他們那樣胡鬧些什麼？」

「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，我忘記問你了，亞歷沃沙那末時常去看他們的列文加和保林加是誰？」

「他們是遠親。他們很聰明而且很誠實，但是他們談話之多可怕……我認識他們……」
於是她微笑了。

「你以後要給他們一百萬是真的嗎？」

「哦，你看，我給又怎樣呢？他們爲那一百萬談論得這樣多了，漸漸成爲受不了的了。自然我是高興將牠捐助一切有用的事情的；這樣大的財產有什麼用？不過就是有一天我要給這個錢又有什麼呢，他們卻已經分配牠，討論牠，嚷嚷着，而且爭論着怎樣用法最好，他們甚至爲這爭吵，這是十

分奇怪的。他們太慌忙了。然而他們還是誠實而且聰明的。他們在讀書。這比像別的人們一樣過下去要好些。不是嗎？」

於是我們又談了許多。她幾乎把她底全生活都告訴我了，而且熱誠地聽着我所告訴她的話。她不斷堅持着我應當將關於納特沙和亞歷沃沙的多告訴她一些。華爾科夫司基親王前來，並且讓我知道應當告別的時候，十二點鐘了。我說了再見。加特亞熱誠地壓我底手，並且有意味地看着我。伯爵夫人請我再來；親王和我走出去了。

我禁不住不有一個奇怪的，或者十分不適當的按語。從我和加特亞的三點鐘的談話，我在其他的印象中得到這個奇怪但卻確實的信念：她還是這樣的一個孩子，她沒有兩性關係底內在意義底觀念。這對於她底有些思索，而且一般地對於她用以談論許多很重要的事情的鄭重口氣，給與了一種可笑的滋味。

第十章

『我明白向你說罷，』華爾科夫司基親王說，當他在馬車裏在我身旁坐下的時候，『現在我們去吃晚飯怎麼樣？你說如何？』

『我不知道，親王，』我回答，遲疑着。『我從來不吃晚飯。』

『喔，自然我們吃晚飯時也要談話的，』他加上說，專心而且狡黠地對我底臉看着。沒有誤會！『他想要向我說出來，』我想；『這正是我所要的。』我同意了。

『那末定規了。到B處，在大莫思加亞 (Morakaya) 街。』

『酒飯嗎？』我有些遲疑地問。

『是的，爲什麼不是呢？』我是不常在家裏吃晚飯的。你準不會拒絕作我底客人罷？』

『但是我已經告訴你了，我是從來不吃晚飯的。』

『但是偶而吃一次沒有什麼要緊；尤其因爲是我請你……』

這就是說他要給我付錢。我拿得準他是故意加上這話的。我答應去，但是決心在酒館裏自己付錢。我們到了。親王定了一間單房，而且帶着鑒識家底審美力選了兩三盤菜。這都是值錢的，他所要的美酒也是如此。這全是超過我所有的錢的。我看着菜單，要了半個山鷄，一杯拉夫提酒。親王極力反對這事。

「你不和我一塊吃晚飯哪！這確乎是可笑的原諒，我底朋友，不過這是……難堪的拘禮。這是最無價值的自負這幾乎就有一種階級感情底嫌疑了。我就打賭說這是，也不在乎。我向你擔保你是在侮辱我。」

但是我堅持着。

「不過，聽你便罷。」他加上說。「我不堅持……告訴我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，我可以像朋友一般向你說話嗎？」

「我求你這樣作。」

「那末在我想，這樣拘禮於你有妨礙。所有你們人們都那樣妨礙自己。你是一個文學者；你應

當認識世間，而你使自己和一切東西離開。現在我不是談論你底山鷓，但是你卻準備着完全拒絕和我們底團體聯合，這是違反你底利益的。你損失了許多，實在損失一種事業，這種事實就打算放開，就只說你應當認識你所描寫的東西罷，在小說中我們有伯爵，親王，和貴婦底私室呀……不過我在說什麼話！貧窮現在在你們是很時髦的了，失去的外套（註）呀，巡按呀，好吵口的官吏呀，書記呀，舊時候呀，異心者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……」

「但是你錯了，親王。假如我不願進到你所謂「更高尚的階級」去，那第一因為牠是厭煩人的，第二我在那裏沒有事作；雖然我有時候畢竟還是進去的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；在R.親王家，一年一次。我在那裏遇見過你。但是在一年其他的時期中，你卻呆在你底平民主義的驕傲裏面，而且在你底頂樓裏憔悴，不過並不是所有你那類的人都是像那樣的。他們有些是這樣的冒險者，他們是使我討厭的……」

「親王，我求你換換題目，而且莫要回到我們底頂樓了。」

「噯呀，你生氣了。不過你知道，你允許我像朋友一樣向你說話了。但是這是我底錯處；我沒有作什麼應當得到你底友誼的事。酒很不錯。嘗嘗。」

他從他底瓶子給我倒出半杯來。

「你看，親愛的伊凡彼得羅維奇，我十分明白，強將友誼放在任何人身上，都是一種壞態度。我們不是如你所想都是對你無禮而且驕傲的。我十分明白，你坐在這裏不是爲了對於我的親熱，卻只是因爲我答應向你談話罷了。是這樣的，不是嗎？」

他笑。

「而且因爲你在防衛着或一個人底利益，你要聽我說什麼。是這樣的，不是嗎？」他帶着惡意的微笑加上說。

「你沒有錯，」我不耐地插嘴說。（我看出他是這樣人中的一人，假如有什麼人稍稍在他們權力之下，他們是禁不住要使他覺到的。我是在他底權力之下的。不聽到他所要說的話，我是不能走開的，這他很知道。他底口氣突然變了，而且越來越驕傲地親暱而且譏刺。）「你沒有錯，親王，我

正是爲這而來的，否則我不會坐在這裏的……這樣晚了。」

我原是要說，『我無論怎樣不會和你在一塊吃晚飯的，但是我沒有說，卻另樣完結了我底語句了，不是因爲膽怯，卻是因爲我底該詛咒的弱點和文雅。實在，人怎能對於一個人當面無禮呢，即使他活該，即使人要對他無禮也罷？我料想親王從我眼睛識破了這個，於是在我完了句子的時候譏刺地看着我，彷彿以我底軟心腸爲笑樂，而且用眼睛向我挑戰一樣：『所以你不該無禮了；是這樣呀，小子！』一定是這樣的，因爲我說完的時候，他冷笑起來，而且帶着屈尊的友誼，輕輕拍我底膝頭。

『你是有趣的，小子！』這是在他眼睛裏面理會到的。『等一等！』我向我自己想。

『今天晚上我覺得很快活！』他說，『而且我實在不知道爲什麼。是了，是了，我底孩子！我所要和你談的，正是那個年青的人。我們必須十分坦白地說話；談到我們得了什麼結論，而且我希望這一次你要澈底了解我。剛纔我和你談那個錢，談那個老糊塗父親，那個過了六十夏的嬰孩……噫！現在不值得提。這只是談談罷了，你知道哈！——哈！——哈！你是一個文學者，你應當猜得到。』

我吃驚地看着他。我不以為他是醉了。

「至於那個女孩，我敬重她，我向你擔保；我實在歡喜她。她是有一點反覆無常的，但是「沒有無刺的薔薇」如他們五十年前所常說的一樣，而且這也說得不錯：刺刺心。但那是引人的，而且雖然我底亞歷克舍是一個傻瓜，然而我已經為了他底好審美力，到或種限度上原諒了他了。簡單說，我歡喜這樣的青年女子，而且我有」（於是他滿有意義地縮緊他底嘴唇）『我自己底見解，實在……但是那以後再說了……』

『親王聽着，親王！』我叫。『我不明白你急速改變前線，不過……換換題目罷，假如你高興。』

『你又發起火來了！很好……我願換，我願換！不過我要告訴你我所要問你的話，好朋友：你敬重她嗎？』

『當然啦，』我回答，帶着粗暴的不耐煩。

『唉，實在的，你可愛她呢？』他繼續說，令人難堪地冷笑着，而且輪起他底眼睛。

『你忘形了！』我叫。

「嘻嘻，我不了！你莫要生氣！我今天高興得出奇。我好久沒有覺得這樣快活了。我們喝點香檳罷！你以為怎樣，我底詩人？」

「我一點不喝。我不需要牠。」

「你莫這樣說！今天你實在必須為我作伴的。我覺得這樣快樂，而且因為我心腸軟得近乎癡情狀態，獨自快活我是受不了的。誰知道呢，我們也許可以為我們永久的友誼飲酒的罷。哈——哈——哈！不，年青的朋友，你還不知道我的！我拿得準你要漸漸愛我。我要你今晚上分享我底悲傷和我底歡樂，我底眼淚和我底笑，雖然我希望我至少是可以不流眼淚的。來罷，你以為怎樣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？你看，你必須注意，假如我不得到我所要的，我底靈感會過去，會消耗而且飛去了，那你什麼也聽不到了。你知道，你是希望着聽到什麼，纔坐在這裏的。你不是嗎？」他加上說，又無禮地向我丟着眼色。「所以，你選擇罷。」

這個威嚇是嚴重的。我同意了。「實在他豈不是要使我喝醉嗎？」我想。順便一說，提一提我好久就聽到的，關於親王的一種謠言，這裏是地方。據說他雖然在社會上是文雅而且合式的，然而他

愛在夜裏喝醉，像魚一樣喝，愛祕密的淫行，和討厭的，神祕的罪過……我聽到過些可怕的關於他底謠言。據說亞歷沃沙知道他父親有時候喝醉酒，但是他極力對一切人隱瞞這種事實，尤其對納特沙。有一次他在我面前透露了一點，但是隨即改變了題目，而且不回答我底問題。不過我並不是從他聽到的謠言，而且我必須承認，我是並沒有相信牠的。現在我等待着看後事如何。

香檳酒拿來了，親王爲自己倒出一杯，爲我倒出一杯。

『一個溫柔的，溫柔的女子，雖然她曾經罵了我，』他繼續說，癖嗜地啜着他底酒，『但是這樣溫柔的人，正在這樣時候是尤其溫柔的……你知道，她以爲無疑地她使我蒙了羞辱了；你記得那晚上她把我搗得粉粉碎的時候嗎？哈——哈——哈！羞顏答答是和她何等相稱呵！你是一個婦女賞識家嗎？有時候一陣突然的紅潮，對於蒼白的面頰是出奇地適稱。你留意了嗎？嚶呀，我相信你又生氣了！』

『是的，我生氣了！』我叫，不能約束自己了。『而且我不要你說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……這就是，不要你用那樣口氣說……我……我不答應你說！』

「哦哈！只要你高興，我就順着你底性情，而且變換變換談話。我是像生麵團一般聽從而且柔軟的。我們談你罷。我歡喜你，伊凡彼得羅維奇。假如你要知道我對於你有何等友愛的，真誠的興趣。」

「親王，莫要離開正題豈不好些嗎？」我插嘴說。

「你意思是說談我們底事。你說半句話我就明白你，我底朋友，但是你不知道我們已經怎樣切近地談到正題了，假如我們談你，而且自然你不要打斷我。所以我要繼續說下去。我要告訴你，我底無價的伊凡彼得羅維奇，像你那樣生活簡直是毀自己。允許我談到這個精細的題目；我是像一個朋友樣說話的。你是貧窮的，你向你底發行者預先要錢，你還了你底瑣瑣碎碎的債，用剩下的錢你飲茶度過六個月，而且你爲了你底發行者底雜誌等着你底小說寫起來的時候，你在你底頂樓上發抖。是這樣的，不是嗎？」

「即使是這樣，無論如何這是……」

「比倫，諂媚，受賄，陰謀，等等，要更爲光榮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所要說的，那一切老早以前就

印出來過了。」

『所以你用不着談我底事情。實在，親王，在文雅上我用不着教訓你！』

『實在你用不着。但是假如我們必須觸到的正是那文雅的和絃，那怎麼辦呢？避免不了的。不過我們拋開頂樓罷。我一點也不歡喜牠們的，除了在或些情況中，』他帶着討厭的笑加上說。『但是使我吃驚的，是你會這樣從事於演一個二等的角色。我記得，確乎是你們著作家中有一位在什麼地方說過，一個人底最大成績，是知道怎樣使自己在生活上限於二等角色……我相信是這類的話。在什麼地方我也聽到過談這話，但是你知道，亞歷沃沙把你底未婚妻弄跑了。我知道你像什麼釋列耳一樣，是願爲他們赴火刑的，你侍候他們，而且幾乎聽他們招遣呼喚……你必須原諒我，親愛的人，不過那卻是令人作嘔的高貴感情底表現。我想你對這一定痛恨的！這實在是可羞！我相信我在你底地位我會惱死了，而且最糟的是那羞辱，那羞辱！』

『親王，你似乎故意把我帶到這裏來侮辱我！我叫，氣得不能自制了。』

『哦，不是，親愛的孩子，一點不是。在這一時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，而且除了你底幸福之

外不希望什麼。實在我要把一切事情都弄妥。不過我們把那一切都暫時放在一旁，你聽我到底，設法莫要發脾氣，就只兩分鐘也能。你怎樣想，你結婚怎麼樣？你看，我現在在談完全以外的事情了。爲什麼你這樣吃驚地看着我？

『我在等着你說完，』我說，實在吃驚地凝視着他。

『不過用不着細說了。我只要知道，假如你底朋友中有一位，急於要保全你底真正永久的福利，不是僅僅朝生暮死的幸福，要獻給你一個女子，年青而且漂亮，但是……：略有點經驗；我譬喻地說話，不過你會明白，就說像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底樣子，自然有適當的酬償（注意我是在說一件不相干的情形，不是說我們底事情），那你將作何說呢？』

『我說你……瘋了。』

『哈——哈——哈！吓！我看你幾乎預備打我了！』

我實在預備着攻擊他。我不能再約束我自己了。他在我身上產生一種某種爬行動物，某種大蛛底印象，對牠我覺到有切心的要搗碎的慾望。他拿他對於我的譏諷開心。他耍我如同貓耍

老鼠一樣，料想着我完全在他勢力之下了。在我看似（我明白）在他用來最後在我面前揭開他底假面的那藐世主義中，在那驕傲無禮中，在那無恥中，他得到或種的快樂，找到或種感官的滿足。他要享樂我底驚異，我底恐怖。他對我有一種真正的輕侮，而且在笑着我。

一上來我就有一種預感：這完全是預先想定的，這後面有什麼動機；但是我卻是在這樣的地位中，無論發生什麼事，我都是勢必聽他的。這是爲納特沙底利益計的，而且我不得不對一切事決下我底心並且忍受牠，因爲全盤事情或者都是要在那時候定規的。但是我怎能聽着他底拿她作犧牲的卑下而且藐世的譏刺，我怎能冷然忍受這個呢！而且事情更糟，他完全明白我不能避免聽他，這使侮辱加倍。然而他自己也需要我的，我想，於是我開始唐突，而且無禮地回答他。他明白。

『看這裏，年青的朋友，』他開始，鄭重地看着我，『我們不能這樣下去的，你和我，所以我們不如有種諒解。你要明白，我想要向你坦然地說一件事，而你是勢必要這樣行方便的，就是聽，無論我說什麼。我要照我所選擇，照我所偏愛的說話；是的，在現在的情形上，這是必需的。所以還是怎樣呢，年青的朋友，你這樣行方便嗎？』

我約束住我自己，而且沉默着，雖然他帶着這樣尖銳的譏諷看着我，彷彿他在挑我發最直言無忌的抗議一樣。但是他明白我已經同意不走，於是他繼續說下去。

『莫要和我生氣，我底朋友！你在爲什麼事生氣的，不是嗎？只是爲什麼外在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你從我並不指望什麼其他重要的事，無論我怎樣向你說話也罷，帶着香噴噴的禮貌，或者就像現在的樣子；所以趨向無論怎樣都是一個樣。你看不起我，不是嗎？你看我裏面有好多可愛的單純，何等的坦白，何等的仁慈！我向你自白了一切事，就是我底孩子氣的任性也罷。是的，我底親愛的，是的，你那方面也略多一點仁慈，那末我們就可以同意，而且光明堂皇地繼續下去了，並且終之我們可以完全彼此了解了。莫要對我出驚。我痛恨這一切的天真爛漫，這一切亞歷沃沙底村野的牧歌，這一切釋列耳主義，這一切和納特沙的該罵的奸謀底崇高性（這並不是說她不是一個很引人的少女），我是樂於有機會對他們盡情放肆的。喔，機會來了。而且，我渴望向你傾吐我底心。哈哈！哈哈！』

『你使我吃驚，親王，而且我難乎認得你了。你墮落到一個波力勤諾（Polichinello）底水平線了。這些料不到的顯示……』

『哈哈！哈哈！實在這有一部分是真的！可愛的比較，哈——哈——哈！我是出來痛飲的，孩子，我是出來痛飲的！我在自己享樂！而且你，我底詩人，也必須把一切可能的放肆向我顯出來。不過我們不如喝酒罷，』他一面倒滿他底酒杯結論道，對他自己十分滿足。『我明白告訴你罷，在納特沙家那一蠢笨的夜晚，你記得嗎，足夠把我完全完結了。實在她在自身上是很可愛的，但是我覺得可怕地忿怒走開了，而且我不願將這忘記。不忘記也不隱密。自然我們底時候也要來了，而且確乎是迅速地來了，不過我們現在把這放下罷。在其他事情之中我要向你解釋的，是我有一種特癖，這是你還不知道的，這特癖就是我對於這些下流而且無價值的純朴，和山村的胡鬧的憎惡；而且我所最爲癖好的享樂之一，就是我自己也裝出那種派頭，和着那種腔調，狠狠地利用一個永遠年青的釋列耳，而且鼓動着他，於是突然地，出乎意料地一拳把他壓倒，突然在他面前去下我底假面來，而且突然把我底狂歡的容顏變成鬼臉，向他伸出我底舌頭來，在他最料不到這樣吃驚的時候。怎麼？你明白這個，或者你以爲這是無恥的，蠢笨的，不尊榮的罷，是嗎？』

『當然是。』

「你坦白。我敢說，但是假如他們爲難我，我怎麼辦呢？我也是蠢笨地坦白，但是這樣是我底天性。不過我要告訴你我生活中幾件表示特性的事情。這可以使你更爲了解我，而且也很有趣。是的，今天或者我真像一個波力勤諾，但是是一個波力勤諾是坦白的，不是嗎？」

「聽着，親王，現在天晚了，而且實在……」

「什麼？好天爺，何等性急！而且，忙什麼呢？你以爲我醉了。莫介意。那更好。哈——哈——哈！這些友誼的談話時常是好久之後還記得，人帶着這樣的快樂回憶牠們。你不是一個天性好的人，伊凡彼得羅維奇。在你沒有情愫，沒有感情。爲了像我這樣的一個朋友，無用的一兩點鐘在你算什麼？而且，這在或一件事情上有一種意義呀……自然你一定明白的，你也是一個文學者；是的，你應當祝福這個機會。你可以從我創造一個典型的，哈——哈——哈！實在，我今日是何等溫存地坦白！」

他顯然是醉了。他底臉改變了，而且開始擺出一種陰毒的表情。他顯然渴望着要傷害，要刺，要咬，要譏諷。『在一方面他醉了倒好些，』我想，『人醉酒的時候時常把事情露出來。』但是他知道他是幹什麼的。

『我底年青的朋友，』他開始，明白地滿意，『剛纔我已經向你有一種自白了，或者是不適當的，就是我有時有種不可抗的慾望，要在有些情況中對人伸出我底舌頭。爲了這種天真而且心地單純的坦率，你將我比作波力勤諾，這實在使我樂。但是假如你驚奇或者責備我，因爲現在對你無禮，或者像一個鄉下老樣沒有禮節，因爲實在對你改變了口氣，在這情形上那你是完全不公平的。第一是這樣適而於我合宜，第二，我不是在家裏，是和你在外面的……這在我底意思是說，我們像好朋友一樣在外面一同痛飲的，而且第三，我可怕地有照我底幻想行事的癖好。你可知道，有一次我有一種要變爲玄學家和慈善家的幻想，而且幾乎達到和你同樣的觀念了？但這是好久，好久之前了，在我底黃金的青春時代。我記得那時候懷着仁慈的心意到我鄉間的家裏去，而且自然是常常苦惱。你不會相信那時在我發生了什麼事。在我底煩惱中，我開始認識了幾個漂亮的小女孩：：怎麼，你不是又板起臉子來了嗎？哦，我底年青的朋友！我們現在像朋友樣談話了！人必須有時自己享樂，人必須有時放縱自己！我有俄國人的性格，你可知道，純真的俄國人的性格，我是一個愛國者，我愛扔開一切；此外，人必須及時享樂生活。我們要死的——死了還有什麼呢！所以我歡喜不

離開女孩子。我記得有一個小放羊女子有一個丈夫，他是一個漂亮少年。我痛打他一頓，而且意下要把他送去當兵（過去的惡作劇，我底詩人，）但是我沒有送他去當兵。他死在我底醫院裏了。我在鄉村裏有一個醫院，有十二張床，準備得頂好的；這樣的清潔，鑲木細工的地板。不過這早已就廢除了，但是那時候我是以這爲驕傲的：我是一個慈善家。喔，我幾乎把那個鄉下老鞭死了，爲了他妻子底緣故……爲什怎你又板臉子聽這使你作嘔嗎？這震動你底高貴的感情嗎？嘻嘻，莫要顛倒自己罷！那都是過去的事了。我在浪漫時期作的那些事。我要作一個人類底恩人，要建立一個慈善的團體……這是我那時候所走的定程。而且那時候好鞭撻的是我。現在我決不幹了；現在人必得對這皺臉了；現在我們都對這皺臉了——時代是這樣嗎……但是現在最使我樂的，是那個傻瓜伊須曼耶夫。我準信關於那個鄉下老的枝節他都知道的……你以爲怎樣呢？因爲他底心——我確信牠是糖漿造成的——底仁慈，而且因爲那時候他愛我，要激發我到他那樣地步，他決心不相信一個字，並且就沒有相信一個字；這就是說，他拒絕相信那事實，而且十二年工夫他巖石般穩固的衛護我，一直到影響了他自己的時候。哈——哈——哈！不過這都沒有意思！我們喝酒罷，年青的朋

友聽着，你愛女人嗎？」

我沒有答話。我只聽着他。他已經在開始第二瓶了。

「喔，吃晚飯時我是愛談她們的。晚飯後我可以把你介紹給我所認識的一位菲力波忒 (Philberte) 小姐。嗯？你以為怎樣？不過怎麼回事呀？你連看我也不看……哼！」

他似乎沉思。但是他突然抬起他底頭，彷彿有意義地瞥看我，於是繼續說：

「我明白告訴你罷，我底詩人，我要向你顯示一種自然底神祕，我看似乎你對這一點也不理會哩。我準知道你在這時候叫我罪人，或者甚至叫我奸漢，罪惡和敗德的怪物。但是我也可以告訴你這個。假如這只要可能（不過這從人類天性底定律說是決不可能的），假如這是可能的，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敘述他底所有祕密思想，將他怕說而且無論怎樣不告訴別人的事，將他怕告訴他最好朋友的事，將實在有時甚至怕向自己自白的事，都無遲疑地宣布出來，那世間會充滿這樣一種惡臭，我們都會氣悶死的。我可以夾帶說明，這是我們社會的禮數和慣例，所以是那樣的緣故。她們有深奧的價值，我不是要說爲了道德，卻乾脆爲了自我保存，爲了舒服，這自然是更重要的，因爲

道德也實在就是那同一的舒服，這就是說，道德就只爲了舒服底緣故纔發明的。但是我們以後再談禮法罷；我離開正題了，以後提醒我。我要說這話來結論罷：你使我擔負罪惡，敗壞，不道德，但是或者我底有錯只在比別人更坦白，這就完了；只在我不將別人就是對自己也藏起來的事隱瞞起來，如像我以前所說的……這在我是可驚的，但這是現在在我所要作的。不過莫要不安，『他帶着譏刺的微笑加上說，『我說「有錯，」但是我不是求原諒。也留意這個：我不是要使你慚愧。我不是問你自己可有些這樣的祕密，來辯證我自己對。我作事是十分精細而且光榮的。我時常像一個紳士一般行事……』』

『這簡直是糊塗的談話，』我說，鄙夷地看着他。

『糊塗的談話哈——哈——哈！不過我告訴你你在想什麼嗎？你奇怪爲什麼我把你帶到這裏來，於是突然無緣無故地開始和你這樣坦白。不是這樣嗎？』

『是呀。』

『喔，你以後會看出來。』

「最簡單的解釋是你喝了兩瓶酒，而且……不清醒了。」

「你是說我不過是醉了。這也可以的。「不清醒！」這比說喝醉了婉和些。哦，青年，漲滿了又雅氣！不過……我們似乎又開始彼此罵起來了，而我們是在談着那樣有趣的事情的。是的，我底詩人，假如世間還有什麼甜蜜的，美麗的東西，那就是女人。」

「你可知道，親王，我仍然不明白爲什麼你選了我作吐露你底祕密和多情傾向的……心腹人。」

「哼！不過我告訴過你，你以後會知道的。莫要興奮；不過我沒有理由又怎樣呢？你是一個詩人，你會明白我，不過這我已經告訴你過了。在突然揭去假面中，在一個人當另一人面甚至不顧禮儀地暴露自己的那種藐世主義中，有一種特別的心滿意足。我要告訴你一件軼事。在巴黎有一個瘋官吏，知道他瘋了的時候，以後把他放進瘋人院裏去了。在他發瘋的時候，這是他想來娛樂自己的事。他在家裏完全脫去衣服，像亞當 (Adam) 一樣，只穿着鞋和襪子，穿上一件拖到腳跟的寬大外套，把自己裹在裏面，於是帶着莊重而且威嚴的神氣，走到街上去了。假如從旁看來——他是一

個像其人一樣的人，穿着長外套散步消遣。但是一到他在沒有別人行走的偏僻地方遇到什麼人的時候，他就不作聲走到他跟前，並且帶着最正經而且深爲有思索的神氣突然在他面前停下來，拉開外套，並且滿心純潔地暴露他自己！這總是繼續一會工夫，於是他又裹起自己來，默默的，臉上一條筋也不動，昂然大步從呆如木石的觀者旁邊走過，莊重威嚴得像哈孟雷德（Hamlet）中的幽靈一樣。他對於每個人總都是這樣作的，男人也罷，女人也罷，孩子也罷，而且這是他唯一的快樂。當人在他最沒有料到的時候向他伸出舌頭，去吓唬一個羅曼派的釋列耳的當兒，可以經驗到或種限度的這同一快樂。「吓唬」——何等的字！在你們近代作家有一位中，我遇到過牠！」

「喔，那是一個瘋人，但是你呢……」

「我不瘋嗎？」

「是呀。」

華爾科夫司基親王冷笑。

「你對啦，我底孩子！」他加上說，帶着一種最傲慢的臉底表情。

『親王，』我說，這種傲慢使我氣了，『你厭惡我們，包括我，而且你在爲一切人和一切事在我身上替自己復仇。這都是從你底卑下的自負而來。你是毒狠的，而且在你底毒狠上你是卑下的。我們使你生氣了，而且或者你最氣的是那天晚上。自然你沒有什麼方法，較比這種絕對的輕侮更能有效地報復我。你將我們彼此間所應有的最平常的，一般分應遵行的禮貌，都扔去了。你要清清楚楚地顯給我看，你在我面前甚至不下駕去顧及禮貌，所以公然而且不意地在我面前揭開你底骯髒的假面，而且用這樣道德的藐世主義暴露自己……』

『爲什麼你對我說這一切呢？』他問，無禮而且懷惡意地看着我。『顯顯你底見識嗎？』

『顯顯我明白你，而且清清楚楚地把這擺在你面前。』

『何等的念頭，親愛的，』他繼續說，變換了他底腔調，而且突然轉變到他以前的欣然的，饒舌的，快活的口氣。『你只是使我離開正題就是了。喝酒，朋友，允許我倒滿你底酒杯。我只是要告訴你一件可愛的，而且最奇怪的冒險。我要大概告訴你。有一時我認識一個婦女；她不是在青春初期了，大概是二十七八歲。她是一個第一流的美人。何等的胸頭，何等的體態，何等的風姿！她底眼睛像鷹

眼一般銳敏，但卻嚴厲而且不和藹；她底態度是莊嚴而且難親的。她著名是像雪一般冷，而且用她底無瑕的，威嚇的貞潔，使得每個人都害怕。威嚇是適當的字。全隣近沒有像她那樣在評判上那末嚴刻的人。她不僅懲罰其他婦女中的罪過，卻也懲罰那最微細的弱點，而且固執地，無情地懲罰牠。她在她底團體中是有大勢力的。最驕傲而且貞潔得極可怕的老年婦女都敬重她，甚至要討她歡喜。她帶着無偏的嚴厲觀察一切人，像是一個中世紀的尼庵長一樣。在她底警看和批評底前面，年青的婦女都發抖。從她發出的一个評語，一个暗示，就能够毀壞一種名譽，她在社會上的勢力是這樣大的；就是男人也怕她。最後她自己獻身一種性質同樣沉靜尊嚴的玄想的神祕主義……你相信嗎？你找不到一个比她更爲放蕩的罪人，而且我是這樣幸福，竟能得到她底完全的信心。實在我是她底祕密的，神祕的愛人。我們底約會是用這樣伶俐而且巧妙的方式計畫的，就是她自己家裏也沒有一個人能够有一點點猜疑。只有她底侍女，一个很可愛的法國女子，參與她所有的機密，但是那個女子是絕對可以信靠的。她在這動作上也有分——怎樣呢？——現在我不說了。我底情婦底肉慾是這樣的，就是沙狄 (Marquis de Sade) 也可以從她學習。但是這種肉慾中的最緊

張而且最鋒利的震顫，是牠底祕密性，是欺騙底無忌憚。對於伯爵夫人當衆傳佈爲崇高的，卓越的，不可侵犯的事情，加以這種侮辱，這種事實上的魔鬼的內心冷笑，以及對於一切認爲神聖的事情的有意踐踏，而且這一切都脫了羈絆，達到了放縱底極點了，至於最熱誠的想像也難乎理會得到——在這裏尤其有着那心滿意足底鋒利性在。是的，她是一個賦了人形的魔鬼，不過卻是一個頂迷人的魔鬼。現在我不能不想到她沒有狂喜。在淫性正熱的時候，她會像受魔的人一樣笑起來，我完全明白，我明白那笑，而且也笑了。現在想起來的時候還使我嘔氣，雖然這是好久以前了。她一年就把我拋了。假如我要損害她，我也不能夠。誰會相信我呢？像她那樣的品格。你看怎樣，我底年青的朋友？」

「呸，何等討厭！」我回答，憎惡地聽着他這種直然說白。

「假如你底答話不同，你不會作我年青的朋友。我知道你要說那話。哈——哈——哈！等等，我底朋友，再生活生活你就明白了，但是現在，現在你底薑餅上還要鍍金的。不，假如這是你說的話，你不是一個詩人。那個女人了解生活，而且知道怎樣盡量利用牠。」

『不過爲什麼墮落到這樣獸性？』

『什麼獸性？』

『那個女人墮落在裏面的，而且你和她一同。』

『唉，你叫那獸性——這表出你還沒有離開襁褓哩。自然，我承認自立可以在完全反對的方面顯出來。我們更坦率些談話罷，我底朋友……你自己必須承認那都是胡鬧。』

『什麼不是胡鬧呢？』

『不是胡鬧的是人格——我自己。一切都是爲我，全世界都是爲我創造的。聽着，朋友，我仍然相信，快快活活地在地上生活是可能的。這是一種最好的信仰，因爲沒有這人，人連不快活地生活也不能夠；除了毒死自己沒有其他的事情了。他們說這是什麼個傻瓜作的事。他總是推求事理，直到他把一切，一切都毀了，甚至連所有常態而且自然的人類義務底本分也毀了，直到最後他什麼也沒有得存留了。總結果等於烏有，所以他宣布生活中最好的東西是輕炭淡酸。你說那是哈孟雷德。其實那是可怕的絕望，是這樣宏大的東西，我們決不能夢想到的。不過你是一個詩人，我是一個簡

單的俗漢，所以我說人必須從最簡單，最實際的觀點去看事情。例如我罷，老早就擺脫了一切桎梏，甚至義務。只在我看見我有什麼可得的時候，我纔承認義務的。你自然是不能這樣看事情的，因為你底腿是帶着鐐的，你底趣味是變態的。你談着理想，談着德性。親愛的人，你告訴我什麼我都願認可，但是假如我確實知道在一切人類德性底根裏，都有最完全的自私，那我怎麼辦呢？而且什麼事情越有德，裏面自私就越多。愛你自己，這是我所承認的唯一規律。生活是一種商業的事情，莫要耗費你底錢，厚道地爲你底娛樂付款，你就對你隣人盡着完全的責任了。假如你真要知道，這就是我底道德，雖然我承認，在我要能不付隣人錢，卻不出什麼使他給你作事，就更好了。我沒有理想，我也不要有；我決沒有對牠們覺得一種渴望。沒有理想人可以過這樣一種快樂而且可愛的的生活：而且，簡單說，我很高興我能够沒有輕炭淡酸生活下去。假如我稍爲有德性一點，或者我不能沒有牠過下去了，像那個傻瓜哲學家（無疑是一個德國人）一樣。不生活中所留下的好東西還這樣多哩！我喜歡闊，品位，大宅第，賭牌押大注錢（我是極喜歡牌的）。但是最好的，最好的是——女人……而且女人在她底各方面：我甚至愛祕密的，隱隱的罪惡，稍爲奇異而且特創一點，甚至一點

卑污以圖變化，哈——哈——哈！我在看着你底臉：現在你帶着何等的鄙夷看着我呵！

『你對了，』我回答。

『喔，就打算你不錯；無論怎樣卑污總比輕炭淡酸好罷，不是嗎？』

『不。輕炭淡酸好些。』

『我問你「不是嗎？」故意要拿你底答話開心；我知道你要說什麼。不然，我底年青的朋友。假如你是一個真正愛人類的人，希望一切聰明人都有和我一樣的趣味罷，就是帶點卑污也罷，否則聰明人不久就和世界沒有關係了，而且除了傻瓜就沒有人了。在他們倒是好運氣。實在，就在現今也還有「傻瓜走運」這俗語。你可知道，沒有什麼事比和傻瓜住在一塊而且幫助他們更爲快意的了；這有代價！你用不着驚奇我重視慣例，維持或些傳統，而且競求勢力；自然我明白我是生活在一個沒有價值的世界裏面的；但是同時世界裏是舒服的，我幫助牠，而且顯示我是堅決衛護牠的。雖然假如時機到來，我會首先離開牠。所有你們底近代觀念我都知道，不過我決不爲牠們煩心，而且也沒有理由要去煩心。我對於任何事都決沒有什麼良心的刺痛。只要我一切順利的時候，我對

什麼事都同意，而且像我這樣的人多的是，我們實在是一切順利的。世間一切都可以滅亡，但是我們是不會滅亡的。只要世界存在的時候，我們就存在。全世界可以沉沒，但是我們卻要飄浮，我們常常要飄浮到頂上面去。順便說一下，注意一件事：像我們這樣的人是何等生活充實。我們出衆而且可驚地執着於生活；這曾經感動過你嗎？我們活到八十歲，九十歲。所以大自然自己是保護我們的，唏——唏——唏！我尤其要活到九十歲。我不歡喜死，而且是怕牠的。只有鬼知道死像什麼樣子。不過爲什麼談牠呢？這是毒死自己的那個哲學家，把我引上那條路的。詛咒哲學！喝酒，我底親愛的。我們開始談着漂亮女孩子……你要到那裏去？

『我要回家，而且也是你走的時候了。』

『胡說，胡說！我將我底全心都向你開開了，而你似乎並不覺得這是何等大的友誼明證。唏——唏——唏！你裏面沒有許多愛，我底詩人。不過等一等，我要再來一瓶……』

『第三瓶嗎？』

『是呀。至於德性，我底年青的有希望的（你要允許我用這個親密名字叫你，）誰知道呢，也

許有一天我底教訓會有用的。所以，我底年青的有希望的，關於德性我已經說過了：德性越善良，裏面自私就越多。我願意告訴你一個於這相合的很美麗的故事。我有一次愛了一個年青的女子，幾乎是純真地愛她。她甚至爲我犧牲了許多。」

「這是你搶了她的那一個嗎？我無禮地問，不願意再約束自己了。」

華爾科夫司基親王吃了驚，臉面改變了，而且把他充血的眼睛釘在我身上。（眼睛裏有驚異和憤怒）。

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」他彷彿回着自己似地說，「讓我看一看，我實在是醉了，思想在我是困難的。」

他停下了，推測地，帶着同樣的陰狠看着我，把我底手握在他底手裏，彷彿怕我會跑了一樣。我準信那時候他在心裏思索着事情，要發現這件就沒有什麼人知道的事件，我從什麼地方知道的；而且我知道是不是有什麼危險。這經過了一會工夫；但是突然他底臉面迅速改變了。同樣譏刺的，醉酒的，快活的表情，在他眼睛裏出現了。他笑了。

『哈——哈——哈！你是一個特里蘭（Tallyrand）再沒有別的字可以形容你了。她猛烈攻擊我搶了她的時候，我實在目瞪口呆的站在她前面了！那時候她是怎樣銳叫，怎樣罵呵！她是一個凶女人，而且不能自制。不過你自己評判罷：第一我並沒有像你剛纔所說的搶了她。她自己把她底錢給了我，那錢就是我底了。假設你把你底最好的晚禮服給了我了』（他說這話的時候，他看着三年前一個名叫伊凡斯庫尼金（Ivan Skornjugin）的裁縫爲我作的唯一的，而且有點不合適的晚禮服），『我就謝謝你把牠穿上了，於是突然一年之後，你和我吵嘴，並且在我已經穿破的時候又要把牠要回去……那是不是紳士氣的，爲什麼要給的呢？第二，雖然那個錢是我底了，我準得會還去的，不過想想罷：我從那裏能一下抓到那樣一筆大款子呢？而且尤其是我受不了這一切釋列耳主義，和牧歌的胡鬧：我已經這樣告訴過你了——這是一切底背景。你想不到她是怎樣裝模作態爲我謀利益，宣布她把那個錢給我了（這錢已經是我底了）。最後我生氣了，而且突然能够十分正確地評判這種情形了，因爲我是從來不張皇失措的；我想，還回她那個錢，我或者會使她不幸。我會將那完全爲了我而不幸，並且因此她終生罵我的這種享樂，從她剝奪了。相信我，年青的

朋友，在那種不幸中，在覺得自己慷慨而且絕對不錯上，在有一切權柄叫自己底敵手是好人上，確乎有一種崇高的狂樂。這種憎恨的狂樂，自然是在這些釋列耳派的人們中常常可以遇見的；以後或者她沒有東西吃了，但是我準信她是快樂的。我不願剝奪了她那種快樂，於是我沒有將錢送還她。而且這完全證明我底格言對了一個人底慷慨越高，越顯明，下面隱伏的討厭的自私就越多：……一定這在你是清楚的。……不過……你要抓住我呀，哈——哈——哈……承認了你想要抓住我罷……哦，特里蘭！

「再見了，」我說，站起來。

「等一會！兩句話收場！」他叫，突然放下他底討厭的口氣，而且正經地談起話來。「聽着我最後的話：從我向你所說的一切，清楚而且無誤地結果是這樣（我料想你自己已經看出來了）：我決不願爲任何人放棄於我有利的事。我愛錢而且需要錢。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有很多。她父親訂了十年弗得加酒稅契約。她有三百萬，而且這三百萬於我很有用。亞歷沃沙和加特亞彼此是一對完全的配偶；他們都是完完全全的傻瓜；這正合我事。因此我希望而且要他們底婚姻儘快實現。

在兩星期或三星期裏，伯爵夫人和加特亞要到鄉間去。亞歷沃沙一定要護送他們。警告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不如莫要有牧歌的胡鬧，莫要有釋列耳主義，他們不如莫要反對我。我是好復仇而且懷惡意的；我是要爲我自己爭的。我不怕她。一切無疑地都要照我心願，因此假如我現在警告她，那實在多半是爲了她底緣故。留心莫要發癡，而且她要聰明地自處。否則在她是一件壞擔子，很壞。她應當感激我，我沒有照我所應作的用法律對待她。我告訴你罷，我底詩人，法律是保護家庭和平的，牠保障兒子對於父親的服從，而且誘惑兒子們離開對父母的最神聖的義務的人，不是法律所嘉許的。也記住，我有親戚，她沒有，而且……一定你明白我可以對於她作出什麼事……但是我還沒有作，因爲到現在止她作事還有理性的。莫要不安。過去六個月每一分鐘，他們底每一動作都有銳敏的眼睛觀察着。連最小的瑣事我都完全知道。所以我靜等着亞歷沃沙自己把她扔掉，這種進程已經開始了；同時在他這是一個可愛的分離：我在他底想像中仍然是一個仁慈的父親，而且我必須使他那樣想我。哈——哈——哈！我記起這個的時候，那晚上我幾乎以禮貌和她周旋了，因爲她是那樣大度而且不自私，不要嫁他！我願知道，她怎樣能够嫁他呢。至於我那時候去拜望她，那是簡單

地因爲結束這種關係的時機到了。但是我要用我自己底眼睛，我自己底經驗證實一切事。喔，這在你够了嗎？或者許你也要知道，爲什麼我把你帶到這裏，爲什麼我在你面前這樣瞎鬧，爲什麼我和你這樣乾脆而且坦白，在一切都可以無庸這樣坦然直說就可以說出來的時候——是嗎？」

『是呀。』

我約束住自己而且熱心地聽。我用不着回答得更多了。

『唯一是，年青的朋友，我在你裏面，比在我們底年青的傻瓜裏面，都看出更多的常識和明見。以前你許就知道我是什麼種人了，對我有推測和猜想了，但是我要省去你這麻煩，而且決定面對面給你看，你所必須與之周旋的是誰。直接的印象是一件大事。明白我，我底朋友：你知道你必須和誰周旋，你愛她，所以現在我希望你用你所有的勢力（你對她是有種勢力的）將她從或種不快（註）救出來。否則是要有這樣的不快的，而且我向你擔保，我向你擔保這不是玩笑的事。最後，

註——在俄國法規之下，一個不合規則的地位中的女子，容易變成維持風化的警察底敲詐和迫害底目標，這裏就是

我和你坦然的第三個理由……（不過自然你已經猜到了，親愛的孩子）是了，我真地要對這全盤事情上吐唾沫，而且還當着你底眼前吐嗎？」

『你也達到你底目的了，』我說，興奮得抖索着。『我同意，你不能比對我坦率，更顯出你對於我，對於我們所有人的憎恨與輕侮了。遠不害怕你底坦率會在我眼裏連累了自己，你甚至是不羞於在我面前暴露你自己的。你確乎像那個穿外套的瘋漢。你沒有把我當一個人。』

『你猜對了，我底年青的朋友，』他說，站起來，『你完全看透了。你不是一個徒然的著作家。我希望我們作爲朋友分手。我們不同爲 *Briderschaft*（友愛）喝酒嗎？』

『你醉了，這是我沒有照你所應得的回答你的唯一原因……』

『又是一個沉默人物！——你沒有把你可說的話全說了。哈——哈——哈！你不答應我給你付錢嗎？』

『莫煩心罷。我自己付錢。』

『唉，沒有含糊。我們不走一條路嗎？』

『我不和你一同走。』

『再見了，我底詩人。我希望你了解我了……』

他走出去了，頗爲不穩地走着，而且沒有再轉向我。從僕扶助他進了馬車。我走我底路。差不多早晨三點鐘了。天在下着雨。夜是黑暗的……

第四部

第一章

我不要去描寫我底盛怒了。雖然我可以料到了一切事，這總是一種打擊；彷彿他帶了全副可憎惡的性格，十分突然地在我面前出現了。但是我記得我底感覺是混亂的，彷彿被什麼東西壓服了，打倒了，而且慘淡的苦楚越來越痛苦地咬着我底心。我爲納特沙害怕。我預見到將來她有許多痛苦，而且胡亂地思索着什麼方法來避免牠，來緩和她底最後的瞬間，在終場的大不幸還沒有到來的時候。這大不幸是無可懷疑的了。這是近在眼前的，而且不能夠不看牠要取怎樣的形式。

我沒有留意我是怎樣回到家裏的，雖然我一路上被雨打濕了。是早晨三點鐘的時候。我剛還沒有敲我住屋底門，彼時我聽到一聲呻吟，而且門倉卒地開了鎖，彷彿涅麗完全沒有睡覺，卻在門

那裏等着我一樣。有一隻蠟燭在點燃着。我看一看涅麗底臉，於是悽傷起來了；臉完全變了；她底眼睛發着燒彷彿患熱病一樣，而且有一種生野神氣，彷彿不認得我了。她在發着高度的燒。

『涅麗，怎麼回事，你病了嗎？』我問，彎下身去，而且用胳膊繞着她。

她戰戰兢兢地向我躲藏，彷彿她害怕什麼東西一樣，迅速而且急躁地說了什麼話，彷彿她就只等着我來告訴我似的。但是她底話是奇怪而且不接氣的；我什麼也不明白。她在發瘋症。

我趕緊領她上了牀。但是她不斷驚起而且依附着我，彷彿在恐怖中，彷彿求我向什麼人保護她一樣，而且就在她躺在牀上的時候，她也老是抓着我底手，並且緊緊握住，彷彿怕我又走了。我是這樣不安，而且神經這樣受動搖，我看着她的時候確乎開始哭了。我自己也病了。看見我底眼淚，她帶着緊張的，集中的注意，固定地看着我一些時候，彷彿想要理會而且了解什麼東西似的。顯然這很費她底力。最後一種像是思想的東西，在她臉上顯明了。在凶猛的羊癩瘋之後，她總有些時不能集中她底思想，不能分明地發音。現在就是這樣。費了大勁向我說了什麼話，而且看出我沒有明白，她伸出她底小手，開始拭去我底眼淚，於是胳膊繞着我底頸子，把我向她拉下去，並且親吻我。

顯然她不在的時候發了瘋症，而且是在她站在門跟前的時候發的。或者在復原的時候她好久都不能恢復自己底意識。在這樣時候，現實與瘋症混和了，而且她一定想像到了什麼可怕的事，什麼恐怖。同時她一定朦朧地覺得我要回來，而且要叩門，所以正在門道裏躺在地板上，她警備着我來，並且我輕拍一下她就站起來了。

『不過她爲什麼正在門跟前呢？』我奇怪，於是突然我吃驚地注意到，她在穿着她底填棉花的小外套。（這是我剛從一個我所認識的老女販子爲她弄到的，她有時到我屋裏來送貨物給我，償還我借給她的錢）。所以她一定有心想出去了，而且或者已經開了門上的鎖，彼時突然被瘋症打倒了。她能起心到什麼地方去呢？那時她已經發瘋了嗎？

同時發燒還沒有退，而且她不久就昏迷而且不省人事了。她在我底層樓上已經發過兩次瘋症了，但是總沒有損害就過去了；現在她卻似乎發着高燒。在她旁邊坐了半點鐘之後，我推一張椅子到沙發跟前，於是原樣不脫衣服躺下了，緊靠她旁邊，她要叫我的時候，我可以更快地醒來。我連蠟燭也沒有熄滅。在我自己睡着之前，我又看了她許多次。她是蒼白的；她底嘴唇燒焦了，而且染着

血，或者是因跌所致。她底臉上仍然保持着一种恐怖神氣，一种刺痛的苦惱，這似乎在她底睡眠中還在對她作祟。我決心第二天早晨儘早去請醫生，假如她更壞的話。我害怕結尾會成爲真正的腦炎了。

『一定是親王駭了她！』我想，震驚了一下，而且我想到他所說的，那個將錢扔在他臉上的婦女底故事了。

第一章

兩星期過去了。涅麗漸漸好起來。她沒有發腦炎，但卻病得利害。在四月底，明亮晴爽的一天，她又開始起來了。這是大齋節底第五週。

可憐的小東西。我不能以同樣接連不斷的方法繼續我底故事了。因為我描寫這一切的時候，牠是早已過去的了，但是直到這一分鐘，我還帶着壓抑人的，碎心的痛楚，記起那蒼白的，消瘦的小臉子，她底黑眼睛底探索而且專心的凝視，當我們獨自在一塊的時候，而且她從牀上長時地釘視着我，彷彿她挑戰我去猜她心裏有什麼一樣；看見我沒有猜到而且仍然迷惑着，她就要彷彿對着自己一樣溫存地微笑，而且突然向我伸出她底手指瘦小的發熱的小手。現在這是完全過去了，而且一切都了然了，但是直到如今，那病的，受苦的，被虐待的小心底秘密，我還不知道。

我覺得我離開正題了，但是在這瞬間，我只要想着涅麗。說來奇怪，因為我正孤單的躺在醫院的牀上，被我所摯熱相愛的一切人所拋棄，那過去的一種瑣事，在當時不留意而且不久就忘卻了。

的，卻突然回到我底心裏來，而且突然有種新的意義了，將我直到現在還不能了解的事，向我補充而且解釋了。

在她病底頭四天，我們——醫生和我——很爲她着慌，但是在第五天上，醫生拉我到一旁，而且告訴我沒有焦心底理由了，她一定會好。這個醫生是我好久就認識的，是一個好脾氣的，老年的奇怪的鰥夫，涅麗第一次病時我請過他，而且他胸上的大的司坦尼司拉夫 (Stanislaw) 十字章，很使她感動。

『那末沒有焦心底理由了，』我說，大爲寬心了。

『不，這一次她會好，不過以後不久她就要死。』

『死！但是爲什麼呢？』我叫，被這種死刑判決壓服了。

『是的，她準不久就要死。病人心臟上有缺點，環境稍爲有一點不順適，她就又要着牀。或者她會好一點，但是還是要病的，而且終之她要死。』

『你意下是沒有辦法救她了嗎？一定不能這樣的罷。』

『但是這是免不了的。不過，把不順適的環境去掉，過一種安靜而且輕易的生活，生活中多有快樂，病人許還可以不至於死，而且甚至有料不到的……奇怪而且例外的……情形，實在，不斷的順適環境，是可以救了病人的，但是根本治好——決不會。』

『不過好天爺，現在怎麼辦呢？』

『依照我底勸告，過一種安靜的生活，規律地喫面子藥。我注意到這女孩是反覆無常的，神經質的脾氣，而且愛笑。她很不歡喜按規律喫她底面子藥，而且她剛纔簡直就不喫。』

『是的，大夫。她實在是奇怪，但是我把這都歸之她患病的情況了。昨天她很聽話；今天我給她的時候，她彷彿偶然地似的，推開了匙子，藥全播了。我要爲她再和藥面的時候，她從我抓去了盒子，扔到地下，於是哭起來了。只是我不以爲這是爲了我使她喫藥罷。』我想了一會之後加上說。

『哼！刺激她底過去的大不幸。』（我詳盡而且坦白地將涅麗底歷史告訴了醫生許多，而且我底故事很使他喫驚。）『這一切連接到一塊，而且因此得了這個病。目前唯一的救濟法就是喫面子藥，而且她必須喫。我願意去再拿服從醫學教訓的責任勸戒她一下……這一般地說……就』

是喫面子藥。』

我們都從廚房裏出來（我們底話是在那裏談的），醫生又走到病孩子底牀邊去了。但是我想涅麗一定偷聽到了。無論怎樣，她是從枕頭上抬起頭來，耳朵轉向我們那方面，這些時間中完全在熱誠地傾聽着我們了。這是我從半開的門縫裏看見的。當我們走到她跟前的時候，這狡者在被服下面點頭，而且帶着譏刺的微笑向我們窺看。這可憐的孩子在她病中四天消瘦多了。她底眼睛陷下去了，她還在發着燒，所以那樣使醫生——他是彼得堡脾氣最好的德國人中的一人——喫驚的惡作劇的表情，和閃灼的，挑戰的眼色，在她臉上看來是更爲不合適了。

莊莊重重地，雖然盡力緩和着他底語氣，他開始用仁慈而且撫愛的聲音解釋面子藥是怎樣重要而且有效，因此每個病人怎樣分應要喫。涅麗在抬頭，於是突然間用表面上是十分偶然的胳膊底動作，她急推匙子，於是藥又全播在地板上了。無疑她是故意作的。

『這是很不使人歡喜的粗心，』老人平靜地說，『而且我料想你是故意作的；這是很應該受責備的。不過……我們可以把那改正了，而且另預備面子藥。』

涅麗就直接當着他面笑起來。醫生規規矩矩地搖他底頭。

「這是很不對的，」他說，打開另外的面子藥，「很，很應當受責備。」

「莫要和我生氣，」涅麗回答，想不再笑卻是枉然的。「我一定喫……不過你歡喜我嗎？」

「假如你自己行事適當，我會很歡喜你的。」

「很？」

「很。」

「但是現在你歡喜我嗎？」

「是的，就是現在我也歡喜你。」

「假如我要親吻你，你親吻我嗎？」

「親吻哪，假如你希望。」

對這涅麗不能約束她自己，於是又笑了。

「病人有一種快樂的天性，但是現在——這是神經病和任性，」醫生帶着最嚴重的神氣低

聲向我說。

『好罷，我願意喫藥，』涅麗用她微弱的小聲音突然叫。『但是當我大了，長成人的時候，你可娶我呢？』

顯然這種新幻想底發明很使她歡喜；她底眼睛確乎發光，她底嘴唇因笑抽動，當她等着從有些喫驚的醫生得到答話的時候。

『很好，』他回答，不自禁對這幻想微笑，『很好，假如你成爲一個善良的，教養好的年青女子，願意服從，而且願意……』

『喫我底面子藥？』涅麗插嘴說。

『哦——哈！實在的，喫你底面子藥。一個好女孩，』他又向我低聲說；『她裏面頗有東西，頗有東西……這是好而且伶俐的，但是……結婚……這是何等奇怪的任情……』

他又把藥拿給她。但是這一次她並沒有假裝，卻乾脆用手從下面把匙子一撞，所有的藥都播在可憐的醫生底護胸衣和臉上了。涅麗高聲笑，但卻不是像以前一樣的歡樂的，活潑的笑了。在她

臉上有種殘酷而且含惡意的東西底神氣。這些時候她似乎都迴避我底眼睛，只看着醫生，而且帶着譏刺——從這裏可以看出些不安來——等着看這個「有趣的」老人其次要怎麼辦。

『哦！你又這樣作了！……何等的不幸！不過……我可以另外給你和面子藥的！』老人說，用手帕拭着他底臉和護胸衣。

這在涅麗身上發生一種很大的印象。她準備我們生氣，以為我們要開始罵她，責備她了，而且在那時候或者她在無意識地渴望着什麼藉口，以便哭，以便歇斯特里地啜泣，以便像剛纔一樣弄播更多的面子藥，甚至在惱怒中打破什麼東西，並且用這一切去寬慰她底反覆無常的，發痛的小心。這種任性的脾氣不僅在病人，也不僅在涅麗中纔可以找到。我是何等時常在屋裏走來走去，無意識地希望有人侮辱我，或者發出什麼我可以解釋作侮辱的話，以便在什麼人身上發洩我底氣憤呵。婦女們要那樣發洩她們底氣憤，就開始哭泣，流着最真誠的眼淚，其中更為情緒的人甚至發歇斯特里。這是一種很簡單而且日常的經驗，在心裏有一種其他的悲痛（時常是一種祕密，）渴望着說出來而又不能的時候，最常發生。

但是老醫生底天使的仁慈，和不發一字責言，又來下手給她和面子藥的耐性，感動了涅麗，她突然平靜下來了。譏刺的神氣從她嘴唇上消失，顏色衝上了她底臉面，她底眼睛變溼了。她偷看我一下，即刻又轉開了。醫生把藥拿給她。她馴服而且膽怯地吃了藥，抓住老人底肥胖的紅手，而且緩緩地向他底臉上看。

『我粗暴，使你……生氣，』她盡力要說，但是沒有能說完；她在被服下點頭，藏起她底頭，於是迸發出高聲的，歇斯特里的啜泣。

『哦，我底孩子，莫要哭！……這是沒有什麼的。……這是神經病，喝一點水罷。』
但是涅麗沒有聽。

『安心罷……莫要自己着惱了，』他繼續說，幾乎在她身上啜泣了，因為他是一個很銳感的人。『我要原諒你而且和你結婚的，假如像一個善良的，教養好的女子一樣，你要……』

『吃我底面子藥，』帶着一聲短促的，像鈴一般發響的，神經病的笑從被服下面發出來，於是被啜泣打斷了——這種笑我很明白。

『一個善心的，悅意的孩子！』醫生勝利地說，眼裏幾乎帶着眼淚了。『可憐的女子！』

從那天以後，他和涅麗之間發生了希異的，出奇的愛。反之，對於我涅麗越來越不高興，容易着惱，而且愛生氣了。我不知道這應當歸過於什麼，而且對她莫名其妙，尤其因為她裏面這種改變似乎突然發生的。在她初病的幾天，她對於我特別溫存而撫愛；她彷彿就不能使眼睛離開我似的；她不讓我離開她身旁，把我底手抓在她底發燒的小手裏面，而且使我坐在她旁邊，假如她看見我憂鬱而且焦心，她盡力使我高興，鬧笑話，和我玩，對我微笑，顯然用力壓服着她自己底苦痛。她不要我夜裏工作，不要我坐着照拂她，而且因為我不聽從她而悲傷。有時我看見她臉上有焦心的神氣；她開始問我，而且盡力要查出我為什麼憂傷，我心裏有什麼事。但是說來奇怪，提到納特沙名字的時候，她即刻就放下談話，或開始說其他的事情去了。她似乎避免說納特沙，這使我驚奇。我來家的時候，她高興。我拿起帽子的時候，她喪氣而且有些奇怪地看着我，彷彿責難似地用眼睛追隨着我。

在她病底第四天，我和納特沙在一起過了一整晚，而且呆到半夜之後好久的時候。我們有必須要討論的事。我出去的時候向我底病人說，我很快就回來，因為我實在以為是可以的。幾乎料不

到地在納特沙那里耽擱住了，關於涅麗我覺得是十分安心的。亞歷山德拉西米昂諾夫那在和她一塊坐着，她從瑪司羅波夫（他來看了我一下）聽說涅麗病了，我很困難，而且完全沒有助手。好天爺，善心的亞歷山德拉西米昂諾夫那是何等忙亂呵！

『那自然他不會來和我們吃午飯了！……唉，可憐我們！而且他是完全孤獨的，可憐的人，完全孤獨的！現在我們可以向他表示，我們對他覺得是何等仁愛了。這是機會。我們一定不能讓牠錯過了。』

她即刻就到我底層樓上來了，在轎車裏帶來一個大籃子。第一句話就說她不就走，而且是來在難中幫助我的，她打開了她底包子裏面有爲病人的蜜餞和糖汁，小鷄，一隻家禽，預備病人開始痊愈用，留着焙炙的蘋果，橘子，乾的吉夫蜜餞（在醫生允許的時候用），最後是襯衣，被單，飯單，寢衣，綳帶，壓緊布——爲一個整個的醫院的準備。

『什麼東西我們都弄到了，』她向我說，彷彿慌慌張張地發出每個字，『你看，你像一個獨身人一樣過活。這些你多半都沒有。所以請答應我……而且菲力勃菲力皮須告訴我這樣。趕快，趕快，

現在……現在我作什麼呢？她怎麼樣？清醒嗎？唉，她睡得多不舒服！我得把她底枕頭放直，使她可以頭放低躺下，你以為怎麼樣？皮枕頭豈不好些嗎？皮枕頭涼些。唉，我是何等的傻瓜！我就沒有想到帶一個來。我去拿。我們不應當生火嗎？我要把我底老婦人派到你這裏來。我認識一位老婦人。你沒有僕人，有嗎？……喔，我作什麼呢？那是什麼藥草……大夫開的嗎？我猜想是為煮藥草茶罷？我即刻就去生火。」

但是我又使她安下了心，於是她很吃驚，甚至有些煩惱，竟至沒有很多的事情可作。但是這並沒有完全使她掃興。她即刻就和涅麗交朋友，而且在她底病中她都對我是一個大幫助。她幾乎每天來拜望我們，而且她來時總顯得彷彿有什麼東西失錯或迷道了，而且她必須趕緊給收拾起來一樣。她時常加上說，是菲力勃 菲力皮須叫她來的。涅麗很歡喜她。她們彼此相愛像兩姊妹一樣，而且我想，在許多事情上，亞歷山得拉 西米昂 諾夫那就和涅麗一樣是一個嬰孩。她時常給孩子說故事，而且娛樂她，涅麗時常對她覺得耿耿於心，當她回家的時候。她底第一次的出現使我底病人吃了驚，但是她迅速地就猜想這個不速的客人為什麼前來，於是就皺起眉毛，變為沉默而且不快的

了。

「爲什麼她來看我們呢？」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走了之後，涅麗帶着不高興的神氣問。

「幫忙你，涅麗，而且照拂你。」

「什麼緣故爲了什麼呢？我從來沒有爲她作過那樣的事。」

「善心的人是不指望那個的，涅麗。他們歡喜幫助需要幫助的人，不要爲他們作過什麼事。這就夠了，涅麗；世上善心的人多。你沒有遇到他們，而且沒有在你需要的時候遇到他們，這只是你底不幸罷了。」

涅麗沒有說話。我從她走開了。但是一刻鐘之後，她用微弱的聲音叫我到她跟前，要點喝的，於是突然熱烈地擁抱着我，而且好久都不放開我。第二天，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現身的時候，她帶着欣喜的微笑歡迎她，雖然她還彷彿爲了什麼原因，對於自己害羞一樣。

第二章

我整晚在納特沙那裏是在那一天。我到家天晚了。涅麗睡着了。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也發瞌睡了，但是她仍然和病人坐着，等着我回來。即刻她就用匆忙的低語開始告訴我，涅麗一上來非常高興，甚至笑了許多，但是以後她抑鬱了，而且因為我還沒有回來，就變成沉默而且有所思了。『於是她開始訴苦她頭疼，開始哭，而且啜泣得我實在不知道對她怎麼辦了，』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加上說。『她和我談起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來，但是我對她什麼也說不出。她不再問我了，但以後又繼續哭，所以她是哭着睡着的。』再見了，伊凡彼得羅維奇。無論怎樣她好些了，我可以看出來，而且我必得回家。菲力勃菲力皮須告訴我的。我必須承認，這次他只讓我來兩點鐘，但是我自已呆下去了。不過莫要介意，莫要為我焦心。他不敢生氣。只是或者……唉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，可愛的，我怎麼辦呢？現在他常常喝得爛醉回家來！他為什麼事情很忙，他不向我說，他焦心，他心裏有什麼重要的事；我可以看出來；但是他還是每晚上喝醉……我在想的是，假如他回家了，誰把他放

到床上呢？我走了，我走了，再見，再見，伊凡彼得羅維奇。我在這裏看着你底書。你弄了好多書呵，而且一定都是巧妙的。我是這樣一個傻子，我什麼都沒有讀過……喔，明天見……」

但是第二天早晨涅麗抑鬱而且悲傷的醒來，而且不樂意地回答我。她沒有出於自願地向我說話，卻彷彿和我生氣。然而我注意到偷偷地，彷彿是祕密地，她看我幾眼；在這幾眼中有着這許多隱藏的，心裏感受到的痛苦，然而在其中有着一種明顯的溫存，這在她直接看我的時候是不顯然的。和醫生鬧藥的事，是在這一天發生的。我不知道要怎樣推想了。

不過涅麗對我完全變了。她底奇怪的習慣，她底任情，有時幾乎對於我的憎惡，繼續到她和我在一起住的那一天，直到我們底傳奇底收場的大不幸。但是那等以後再說了。

不過有時候她和以前一樣和我親熱一點鐘。在這樣時候她底溫存加倍；並且常在這樣時候她淒慘地哭。但是這樣鐘點不久就過去了，她又陷入以前同樣的不幸中了，於是又帶着敵意看着我，或者像同醫生一樣任性，或者突然見到我不歡喜她那方面的什麼新頑皮，她就笑起來，而且結尾差不多總都是哭。

她有一次甚至和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吵嘴，而且告訴她，她不要她底什麼東西。當我開始當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面責罵她的時候，她生起氣來，發出增大的憎惡回答我，但是突然沉默下去了，而且兩天沒有向我說另外一句話，一次藥也不吃，甚至不願意飲食，除了老醫生之外沒有人能使她轉圓而且害羞。

我已都提過，從鬧藥那一天起，在醫生和她之間發生一種驚人的愛。涅麗很歡喜他，而且時常用快活的微笑迎接他，無論在他來前她是怎樣憂傷。在他那方面呢，老人開始天天到我們這裏來，有時甚至一天兩次，就在涅麗已經開始起床而且完全復原了的時候也罷，而且她似乎這樣迷住了他，不聽她笑而且開他心——有時候很有趣地——他不能過一天日子。他開始給她拿畫本子來，時常是薰陶性質的。其中有一本是他故意爲她拿來的。於是他開始給她拿來美味的東西，漂亮盒子裝的糖食。在這樣時候他帶着一種勝利神氣走進來，彷彿是他底生日一樣，而且涅麗即刻就猜出他是帶着一件禮品來的。但是他不拿出禮品來，卻只狡黠地笑，在涅麗旁邊坐下來，暗示着要有一個年青女子知道怎樣自處；而且在他不在的時候應該受誇獎，那這個年青女子就該得一件

漂亮的酬品。在經過的時間中他都是這樣單純而且善良地看着她，雖然涅麗以最坦然的樣式笑他，然而在這瞬間，在她底閃光的眼睛裏有一種真誠而親密的摯愛底熾熱。最後老人莊重地從椅子站起來，拿出一盒糖，而且當他把這盒給涅麗的時候，無更改地加上說：『給我未來的，可愛的伴侶。』在這瞬間，他確乎是比涅麗還快樂的。

於是他們就開始談話，每次他都熱誠而且動聽地勸勉她注意健康，並且給她動心的醫學的勸告。

『尤其人必須保持自己底健康，』他自信地宣布道，『第一而且主要的是要保持活着，第二是要常常健全，因而得到生活上的幸福。假如你有什麼悲哀，親愛的孩子，忘記了牠們，最好是不要想牠們。假如你沒有悲哀呢……那末也不要去想牠們，卻極力去想愉快的事……想什麼歡樂而且有趣的事。』

『我想什麼歡樂而且有趣的事呢？』涅麗要問。

醫生即刻被問倒了。

『喔……想和你年歲相當的無害的遊戲呀，或者……想什麼這類……』

『我不願玩遊戲，我不歡喜遊戲，』涅麗說。『我歡喜新衣服些。』

『新衣服呀！這不怎樣好。在生活上對於一切事我們應當滿意於中庸的限度。不過……也許……歡喜新衣服沒有什麼害處。』

『我嫁給你的時候，你給我許多衣服嗎？』

『什麼念頭！』醫生說，他不禁皺起眉頭來。涅麗狡黠地笑，甚至忘形了一會工夫，瞥看我。

『不過，假如你底行爲應該得，我要給你一件衣服的，』醫生繼續說。

『我嫁你的時候，我必須天天吃藥嗎？』

『喔，那時候或者你可以不必常常吃藥了。』

於是醫生微笑起來了。

涅麗用笑打斷了談話。老人和她一同笑，並且親熱地觀察她底歡樂。

『嬉戲歡樂的心！』他轉向我說。『但是仍然可以看得出任情底，和一種幻想與易受刺激底』

痕跡。」

他對了。我不明白在她發生了什麼事。她似乎完全不願和我說話，彷彿我在那方面壞待了她了。這對於我是很淒慘的。我自己皺起眉毛來，而且有一次我一整天沒有向她說話，但是第二天我覺得羞了。她時常哭，而且我簡直不知道怎樣安慰她。不過有一回她打破了對我的沉默了。

一天下午我剛好在黃昏之前回到家裏，看見涅麗慌慌張張在枕頭下藏一本書。這是我底小說，她從桌子上拿來，在我不在家的時候讀的。她向我隱藏有什麼用呢？「就彷彿她害羞似的。」我想，但是我不露看出了什麼事的痕跡。一刻鐘以後，我出去一會到廚房裏去的時候，她趕緊跳下床來，把小說放回原先的地方；我回來的時候，看見她放在桌子上。一會之後，她叫我到她跟前；在她底聲音中有或種情緒底回響。在過去四天她就沒大和我說話。

「你今天……要去……看納特沙嗎？」她以衰弱的聲音問。

「是的，涅麗。今天我必須去看她。」

涅麗沒有說話。

「你……很……歡喜她嗎？」她又以微弱的聲音問。

「是的，涅麗，我很歡喜她。」

「我也愛她，」她溫存地加上說。

又是一陣沉默。

「我要到她那裏去，而且和她住在一塊，」涅麗又開始說，膽怯地看着我。

「那是不行的，涅麗，」我回答，有些驚異地看着她。「你和我過得這樣不好嗎？」

「爲什麼不行呢？」她底臉飛紅了。「噫，你總勸我去和她父親住一塊；我不願到那裏去。她有僕人嗎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讓她把僕人開去罷，我願作她底僕人。我願爲她作一切事，而且不要工錢。我要愛她，而且替她燒飯。今天你這樣告訴她。」

「不過爲了什麼呢？什麼念頭，涅麗！而且你對她是怎樣想法呀？你以爲她會留你作廚子嗎？假

如她收留你，她是要作爲平等人收留你的，作爲她底妹妹。」

「不，我不願作爲一個平等人。我不願像那樣……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涅麗不作聲。她底嘴唇抽搐着。她就要哭了。

「愛她的人現在要從她走開，而且把她獨自留下了嗎？」最後她問。
我吃驚了。

「噫，你怎麼知道，涅麗？」

「你自己全盤告訴我了；前天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底丈夫早晨來這裏的時候，我問他了；他把什麼事都告訴我了。」

「噫，瑪司羅波夫早晨來了嗎？」

「來了，」她回答，低垂下眼睛去。

「爲什麼你沒有告訴我他到這裏來了？」

『我不知道……』

我沉思了一會。『只有神知道爲什麼瑪司羅波夫鬼鬼祟祟地露面。他要和她達到什麼種關係呢？我應當看看他。』我想。

『假如他棄了她了，涅麗，這在你有什麼呢？』

『噫，你那樣愛她，』涅麗說，沒有向我抬起她底眼睛來。『而且假如你愛她，他走了的時候你可以娶她呀。』

『不，涅麗，她並不像我愛她樣愛我，而且我……不會，涅麗，那是不會的。』

『我要作你們底僕人爲你們倆工作，你們會生活而且幸福。』她幾乎用低聲的耳語說，並沒有看着我。

『她是怎麼回事？她是怎麼回事？』我想，心裏有種煩亂的悲痛。涅麗沉默着，而且那晚上就沒有說另外一個字。我出去的時候，她就哭起來，而且哭了一整晚，如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所告訴我的，並且哭着睡着了。夜間在睡眠中她甚至還哭，而且不斷說着什麼話。

但是從那天起，她變得甚至更爲憂鬱而且沉默了，她簡直不向我說話了。實在的，我碰到了祕密地偷看我的兩三眼，而且其中有着那樣的溫存在。但是這過去了，和喚起這樣溫存的那瞬間一同過去了，而且彷彿因爲反對這衝動，涅麗就是對於醫生，也每點鐘越來越抑鬱，他對於她底性格變遷吃驚了。同時她幾乎完全復原了，醫生最後允許她到開朗的空氣中去散步，不過只是很短的時間罷了。是澄清的天氣，溫暖而且明爽。這是大齋節底第五週，那一年節令很遲；我早晨出去，我被勉強在納特沙那裏，我心裏想回來早些，帶涅麗出去散步。同時我是把她獨自留在家裏的。

我不能描寫在家裏等待着我的的是怎樣的打擊。我趕忙回去。我到了的時候，見到鑰匙是放在鎖外面的。我走進去。裏面沒有一個人。我駭呆了。我看，見到桌子上面有一片紙，用大而不整的字體，用鉛筆寫道：

「我去了，而且決不回到你這裏來了。但是我很愛你。

你底忠誠的涅麗。」

我發出一聲恐怖叫喊，於是從我底層樓衝出去了。

